孫月峰曰以排見奇一正一反二柱相形到末

孫月峰曰意同前篇而語加簡鍊

六反

兩扇並叙

通篇分節雖多是一片文字主在破世學之論賤虛名責實行是至妙至奇之文

畏死遠難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貴生之士學道立方離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遊居厚養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語曲牟知偽詐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辯智之士行劒攻殺暴憿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磏勇之士活賊匿姦當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譽之士此六民者世之所譽也赴險殉誠死節之民而世少之曰失計之民也寡聞從令全

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樸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純粹整穀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愚戇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懾之民也挫賊遏姦明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諂讒之民也此六民者世之所毀也姦僞無益之民六而世譽之如彼耕戰有益之民六而世毀之如此此之謂六反布衣循私利而譽之世主聽虛聲而禮之禮之所在利必加焉百姓循私害而訾之世主壅於俗而賤之賤之所在害必加焉故名

二喻謂理髮治病必有所棄有所忍爲治亦然

孫月峰曰兩節變勢好

賞在乎私惡當罪之民而毀害在乎公善宜賞之士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

古者有諺曰爲政猶沐也（譬喻妙）雖有棄髮必爲之愛棄髮之費而忘長髮之利不知權者也

夫彈痤者痛（又妙）飲藥者苦爲苦憊之故不彈痤飲藥則身不活病不巳矣

今上下之接無子父之澤而欲以行義禁下則交必有郄矣且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此俱出父母之懷衽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

謂賞罰勝于恩愛

後便計之長利也故父母之於子也猶用計筭之心以相待也而況無父子之澤乎

今學者之說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愛之道是求人主之過於父母之親也此不熟於論恩詐而誣也故明主不受也聖人之治也審於法禁法禁明著則官法必於賞罰賞罰不阿則民用官官治則國富國富則兵強而霸王之業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人主挾大利以聽治故其任官者當能其賞罰無私使士民明焉盡力致死則功伐可立而爵祿可致

正說

孫月峰曰排四句陡圖奇懸法而民不犯之喻

愛不如威之喻

爵祿致而富貴之業成矣富貴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挾大利以從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盡而不望此謂君不仁臣不忠則不可以霸王也

夫姦必知則備必誅則止不知則肆不誅則行夫陳輕貨於幽隱雖曾史可疑也懸百金於市雖大盜不取也不知則曾史可疑於幽隱必知則大盜不敢攫懸金於市故明主之治國也衆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耻母之愛子也倍父父令之行於子也十母吏之於民無愛令之行於民也萬父母父

設喻

又設

孫月峰曰一意三轉而愈暢

恩不如法之喻

忍字憐字對立二柱

母積愛而令窮吏用威嚴而民聽嚴愛之筴亦可決矣且父母之所以求於子也動作則欲其安利也行身則欲其遠罪也君上之於民也有難則用其死安平則盡其力親以厚愛關子於安利而不聽君以無愛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養恩愛之心而增威嚴之勢故母厚愛處子多敗推愛也父薄愛教笞子多善用嚴也

令家人之治產也相忍以饑寒相强以勞苦雖犯軍旅之難饑饉之患温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憐以衣

破學士輕法之論

食相惠以佚樂天饑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爲道前苦而長利仁之爲道偷樂而後窮聖人權其輕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棄仁人之相憐也學者之言皆曰輕法此亂亡之術也凡賞罰之必者勸禁也賞厚則所欲之得也疾罰重則所惡之禁也急夫欲利者必惡害害者利之反也反於所欲焉得無惡欲治者必惡亂亂者治之反也是故欲治甚者其賞必厚矣其惡亂甚者其罰必重矣今取於輕刑者其惡亂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其欲治又

此言刑寡而懼衆賞寡而勸衆非止爲一罪人也

不甚也者此非特無術也又乃無行是故決賢不肖
愚智之分在賞罰之輕重且夫重刑者非爲罪人也
明主之法揆也治賊非治所揆也治所揆也者是治
死人也刑盜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
故曰重一姦之罪而止境內之邪此所以爲治也重
罰者盜賊也而悼懼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於重刑
若夫厚賞者非獨賞功也又勸一國受賞者甘利未
賞者慕業是報一人之功而勸境內之衆也欲治者
何疑於厚賞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傷民輕刑可以

刑欲重罰欲必

輕刑之弊

止姦何必於重哉此不察於治者也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輕止也以輕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設重刑者而姦盡止姦盡止則此奚傷於民也所謂重刑者姦之所利者細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蒙大罪故姦必止者也所謂輕刑者姦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姦不止也故先聖有諺曰不躓於山而躓於垤山者大故人順之垤微小故人易之也今輕刑罰民必易之犯而不誅是驅國而棄之也犯而誅之是為民設陷也是

彼學者足民之言

此喻明足之後猶不可去刑

故輕罪者民之埕也是以輕罪之爲民道也非亂國也則設民陷也此則可謂傷民矣

今學者皆道書筴之頌語不察當世之實事曰上不愛民賦歛常重則用不足而下恐上故天下大亂此以爲足其財用而加愛焉雖輕刑罰可以治也此言不然矣凡人之取重罰固已足之之後也雖財用足而厚愛之然而輕刑猶之亂也夫當家之愛子貨財足用貨財足用則輕用輕用則侈泰親愛之則不忍不忍則驕恣侈泰則家貧驕恣則行暴此則財用足

以治家設喻

此猶是破前足民之說

喻人不知足

而愛厚輕利之患也。凡人之生也，財用足則隳於用力，上治懦則肆於爲非。財用足而力作者，神農也；上治懦而行修者，曾史也。夫民之不及神農曾史亦明矣。

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於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爲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爲皆如老聃也。故桀貴在天子而不足於尊，富有四海之内而不足於寶。君人者雖足民，不能足使爲天子，而桀未必以天子爲足也，則雖足民何可以

孫月峰曰排四語有韻

此喻是能試功無獎虛名無聽虛言

為治也故明主之治國也適其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其刑罰以禁姦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致賞而不念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也（正說）

（設喻起）人皆寐則盲者不知皆默則喑者不知覺而使之視問而使之對則喑盲者窮矣不聽其言也則無術者不知不任其身也則不肖者不知聽其言而求其當任其身而責其功則無術不肖者窮矣夫欲得力士而聽其自言雖庸人與烏獲不可別也授之以鼎俎

孫月峯曰雙句收便濃

則罷健效矣故官職者能士之鼎俎也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故無術者得於不用不肖者得於不任言不用而自文以爲辯身不任而自飾以爲高世主眩其辯濫其高而尊貴之是不須視而定明也不待對而定辯也喑盲者不得矣明主聽其言必責其用觀其行必求其功然則虛舊之學不談矜誣之行不飾矣

應前

八說 此篇說立法處甚細密句句精神字字斟酌小心之文

題名

爲故人行私謂之不棄以公財分施謂之仁人輕祿

重身謂之君子枉法曲親謂之有行棄官寵交謂之有俠離世遁上謂之高傲交爭逆令謂之剛材行惠取衆謂之得民不棄者吏有姦也仁人者公財損也君子者民難使也有行者法制毀也有俠者官職曠也高傲者民不事也剛材者令不行也得民者君上孤也此八者匹夫之私譽人主之大敗也反此八者匹夫之私毀人主之公利也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而用匹夫之私譽索國之無危亂不可得矣

任人以事存亡治亂之機也無術以任人無所任而

不敗人君之所任非辯智則修潔也任人者使有勢也智士者未必信也爲多其智因惑其信也以智士之計處乘勢之資而爲其私急則君必欺焉爲智者之不可信也故任修士者使斷事也修士者未必智爲潔其身因惑其智以愚人之所惛處治事之官而爲其所然則事必亂矣故無術以用人任智則君欺任修則事亂此無術之患也明君之道賤德義貴法術倒言而詭使參聽無門戶故智者不得詐欺計功而行賞程能而授事察端而觀失有過者罪有能者

此言虛名無用

得。故愚者不任事。智者不敢欺。愚者不敢斷。則事無失矣。察士然後能知之。不可以爲令。夫民不盡察。賢者然後能行之。不可以爲法。夫民不盡賢。楊朱墨翟天下之所察也。千世亂而卒不決。雖察而不可以爲官職之令。鮑焦華角天下之所賢也。鮑焦木枯。華角赴河。雖賢不可以爲耕戰之士。故人主之所察。智士盡其辯焉。人主之所尊。能士盡其行焉。今世主察無用之辯。尊遠功之行。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

虛名

實弊

借言以黜虛學耳言虛名無用

人主急功利又尊虛名

連起四喻說古道不可用於今

博習辯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脩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戰攻則國何利焉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不作而養足不仕而名顯此私便也息文學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勞此公利也錯法以道民也而又貴文學則民之師法也疑賞功以勸民也而又尊行脩則民之產利也惰夫貴文學以疑法尊行修以貳功索國之富强不可得也

搢笏干戚不適有方鐵銛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狸首射侯不當强弩趨發干城距衝不若堙穴伏櫜

言立法不能盡善當擇其利多害少者為之

古人極於德中世逐於智當今爭於力古者寡事而備簡樸陋而不盡故有珧銚而推車者古者人寡而相親物多而輕利易讓故有揖讓而傳天下者然則行揖讓高慈惠而道仁厚皆推政也處多事之時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備也當大爭之世而循揖讓之軌非聖人之治也故智者不乘推車聖人不行推政也法所以制事事所以名功也法立而有難權其難而事成則立之事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功多則爲之無難之法無害之功天下無有也是以拔千丈之都

兵以戰喻之以沐喻喻中有喻

戰喻沐喻皆言害少利多

法度畫一之喻

敗十萬之衆死傷者軍之乘甲兵折挫士卒死傷而賀戰勝得地者出其小害計其大利也夫沐者有棄髮除者傷血肉爲人見其難因釋其業是無術之事也先聖有言曰規有摩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柰之何此通權之言也是以說有必立而曠於實者言有辭拙而急於用者故聖人不求無害之言而務無益之事人之不事衡石者非貞廉而遠利也石不能爲人多少衡不能爲人輕重求索不能得故人不事也明主之國官不敢枉法吏不敢爲私利貨賂不行者

設喻

是不如法之喻

境內之事盡如衡石也此其臣有姦者必知知者必誅是以有道之主不求清潔之吏而務必知之術也慈母之於弱子也愛不可為前然而弱子有僻行使之隨師有惡病使之事醫不隨師則陷於刑不事醫則疑於死慈母雖愛無益於振刑救死則存子者非愛也子母之性愛也臣主之權筴也母不能以愛存家君安能以愛持國明主者通於富強則可以得欲矣故謹於聽治富強之法也明其法禁察其謀計法明則內無變亂之患計得則外無死虜之禍故存國

破學士之空談

者非仁義也仁者慈惠而輕財者也暴者心毅而易誅者也慈惠則不忍輕財則好與心毅則憎心見於下易誅則妄殺加於人不忍則罰多宥赦好與則賞多無功憎心見則下怨其上妄誅則民將背叛故仁人在位下肆而輕犯禁法偷幸而望於上暴人在位則法令妄而臣主乖民怨而亂心生故曰仁暴者皆亡國者也

不能具美食而勸餓人飯不能爲活餓者也不能辟草生粟而勸貸施賞賜不能爲富民者也今學者之

說任法處精細明白

獨断之喻

言也不務本作而好末事道虛惠以說民此勸飯之說勸飯之說明主不受也

書約而弟子辯法省而民訟簡是以聖人之書必著論明主之法必詳事盡思慮揣得失智者之所難也無思無慮挈前言而責後功愚者之所易也明主操愚者之所易以責智者之所難故智慮不用而國治也

酸甘鹹淡不以口斷而決於宰尹則廚人輕君而重於宰尹矣上下淸濁不以耳斷而決於樂正則瞽工

喻威福不自己出則人不畏令不行

連喻意同

輕君而重於樂正矣治國是非不以術斷而決於寵人則臣下輕君而重於寵人矣人主不親觀聽而制斷在下託食於國者也

使人不衣不食而不饑不寒又不惡死則無事上之意意欲不宰於君則不可使也今生殺之柄在大臣而主令得行者未嘗有也虎豹必不用其爪牙而與鼷鼠同威萬金之家必不用其富厚而與監門同資有土之君說人不能利惡人不能害索人欲畏重己不可得也

又喻最切最妙

重臣者權臣即前言重人也

篇內多怪句譎字蓋言術也韓子嘗曰術者人主之

人臣肆意陳欲曰俠人主肆意陳欲曰亂人臣輕上曰驕人主輕下曰暴行理同實下以受譽上以得非人臣大得人主大亡明主之國有貴臣無重臣貴臣者爵尊而官大也重臣者言聽而力多者也明主之國遷官襲級官爵受功故有貴臣言不度行而有僞必誅故無重臣也

八經

一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君執

所執群臣不得而知也故多微語故謂之經盡亂世之文也春秋之末戰國之初恐未至如此然御臣之術盡於八篇

柄以處勢故令行禁止柄者殺生之制也勢者勝衆之資也廢置無度則權瀆賞罰下共則威分是以明主不懷愛而聽不留說而計故聽言不參則權分乎姦智術不用則君窮乎臣故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天則不非鬼則不困勢行教嚴逆而不違毁譽一行而不議故賞賢罰暴舉善之至者也賞暴罰賢舉惡之至者也是謂賞同罰異賞莫如厚使民利之譽莫如美使民榮之誅莫如重使民畏之毁莫如惡使民耻之然後一行其法禁誅於私家不害公罪

賞罰必知之知之道盡矣

右因情

三力不敵衆智不盡物與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國故智力敵而羣物勝揣中則私勞不中則有過下君盡巳之能中君盡人之力上君盡人之智是以事至而結智一聽而公會聽不一則後悖於前後悖於前則愚智不分不公會則猶豫而不斷不斷則事留自取一聽則毋墮壑之累故使之諷諷定而不怒是以言陳之由必有筴籍結智者事發而驗結能者功見而

謀成敗有徵賞罰隨之事成則君收其功規敗則臣任其罪君人者合符猶不親而況於力乎事智猶不親而況於懸乎故非用人也不取同同則君怒使人相用則君神君神則下盡下盡則臣上不因君而主道畢矣

右主道

三知臣主之異利者王以異爲同者劫與共事者殺故明主審公私之分審利害之地姦乃無所乘亂之所生六也主母后姬子姓弟兄大臣顯賢任吏責臣

主母不放禮施異等后姬不疑分勢不貳庶適不爭權籍不失兄弟不侵下不一門大臣不擁禁賞必行顯賢不亂臣有二因謂外內也外曰畏內曰愛所畏之求得所愛之言聽此亂臣之所因也外國之置諸吏者誅其親暱重帑則外不籍矣爵祿循功請者俱罪則內不因矣外不籍內不因則姦宄塞矣官襲節而進以至大任智也其位至而任大者以三節持之曰質曰鎮曰固親戚妻子質也爵祿厚而必鎮也參伍責帑固也賢者止於質貪饕化於鎮姦邪窮於固

昏主亂君多犯此五患

恐不制則下失小不除則大誅名實當則徑之生害事死傷名則行飲食不然而與其讐此謂除陰姦也緊曰詭曰易見功而賞見罪而罰而詭乃止是非不泄說諫不通而易乃不用父兄賢良播出曰遊禍其患鄰敵多資僇辱之人近習曰狎賊其患發忿疑辱之心生藏怒持罪而不發曰增亂其患徼幸妄舉之人起大臣兩重提衡而不踦曰卷禍其患家隆劫殺之難作脫易不自神曰彈威其患賊夫酖毒之亂起此五患者人主不知則有劫殺之事廢置之事生於

此篇披盡用術之事

內則治生於外則亂是以明主以功論之內而以利資之外是故國治而敵亂即亂亡之道臣憎則起外若眩臣愛則起內若藥

起亂

四參伍之道行參以謀多揆伍以責失行參必折揆伍必怒不折則瀆上不怒則相和折之徵足以知多寡怒之前不及其衆觀聽之勢其徵在比周而賞異也誅罰而罪同言會衆端必揆之以地謀之以天驗之以物參之以人四徵者符乃可以觀矣參言以知

二十六術顛倒雜出欲以得人之情

一句一術凡二十六條

其誠易視以改其澤執見以得非常一用以務近習重言以懼遠使舉往以悉其前即邇以知其內疏置以知其外握明以問所闇詭使以絕黷泄倒言以嘗所疑論反以得陰姦設諫以綱獨爲舉錯以觀姦動明說以誘避過卑適以觀直諂宣聞以通未見作鬬以散朋黨深一以警衆心泄異以易其慮似類則合其參陳過則明其固知罪辟罪以止威陰使時循以省衷漸更以離通比下約以侵其上相室約其廷臣廷臣約其官屬兵士約其軍吏遣使約其行介縣令

約其辟吏郎中約其左右后姬約其宮媛此之謂條達之道言通事泄則術不行

右立道

五明主其務在周密是以喜見則德償怒見則威分故明王之言隔塞而不通周密而不見故以一得十者下道也以十得一者上道也明主兼行上下故姦無所失伍官連縣而鄰謁過賞失過誅上之於下下之於上亦然是故上下貴賤相畏以法相誨以和民之性有生之實有生之名爲君者有賢知之名有賞

此篇臣巧詐以伺君君設術以御臣防之又防說盡御臣之術

罰之實名實俱至故福善必聞矣

右參言

六聽不參則無以責下言不督乎用則邪說當上言之爲物也以多信不然之物十人云疑百人然乎千人不可解也吶者言之疑辯者言之信姦之食上也取資乎衆籍信乎辯而以類飾其私人主不饜忿而待合參其勢資下也有道之主聽言督其用課其功功課而賞罰生焉故無用之辯不留朝任事者知不足以治職則放官收說大而誇則窮端故姦得而怒

無故而不當爲誣誣而罪臣言必有報說必責用也故朋黨之言不上聞凡聽之道人臣忠論以聞姦博論以內一人主不智則姦得資明主之道已喜則求其所納已怒則察其所搆論於已變之後以得毀譽公私之徵衆諫以效智使君自取一以避罪故衆之諫也敗君之取也無副言於上以設將然今符言於後以知謾誠明主之道臣不得兩諫必任其一語不得擅行必合其參故姦無道進矣

右聽法

七官之重也毋法也法之息也上闇也上闇無度則官擅爲官擅爲故奉重無前奉重無前則徵多徵多故富官之富重也亂功之所生也明主之道取於任賢於官賞於功言程主喜俱必利不當主怒俱必害則人不私父兄而進其仇讎勢足以行法奉足以給事而私無所生故民勞苦而輕官任事者毋重使其寵必在爵處官者毋私使其利必在祿故民尊爵而重祿爵祿所以賞也民重所以賞也則國治刑之煩也名之繆也賞譽不當則民疑民之重名與其重賞

去行義然慈仁專行法制

也均賞者有誹焉不足以勸罰者有譽焉不足以禁明主之道賞必出乎公利名必在乎爲上賞譽同軌非誅俱行然則民無榮於賞之內有重罰者必有惡名故民畏罰所以禁也民畏所以禁則國治矣

右類柄

兩柄列木

八行義示則主威分慈仁聽則法制毀民以制畏上而上以勢卑下故下肆狠觸而榮於輕君之俗則主威分民以法難犯上而上以法撓慈仁故下明愛施而務賕紋之政是以法令隳尊私行以貳主威行賕

紋以疑法聽之則亂治不聽則謗主故君輕乎位而法亂乎官此之謂無常之國明主之道臣不得以行義成榮不得以家利爲功功名所生必出於官法法之所外雖有難行不以顯焉故民無以私名設法度以齊民信賞罰以盡能明誹譽以勸沮名號賞罰法令三隅故大臣有行則尊君百姓有功則利上此之謂有道之國也

右主威

八經每篇逐段爲支節意不相屬辭不照應非一片起伏首尾之文也孫武子書亦然一句一義如串八寶纓珍碎玉間錯而不斷攢簇

會一處若非之此八篇則是也但其用字用句頗崎嶇譎怪不可為
後學依據耳

非見五蠹之民浮言亂國遂謂詩書不如法律仁義不如耕戰至欲去文學而以吏爲師以法爲教皆憤世之辭也而其流遂爲焚坑之禍而非亦不知其至此也若其文之怪奇高妙

韓子卷之十九

五蠹

通篇條盡五蠹之害至尾方說出名目來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構木爲巢以避羣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日有巢氏民食果蓏蜯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爲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

楊雄鮮嘲內章法用此

則西漢以後不如遠矣孫月峰曰勁而多波肆而藏骨議論奇辯難透是韓子之雋昔人與說難孤憤同稱固當以今古立論每轉皆從古事說起

之世者必為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為新聖笑矣是以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行論世之事因為之備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兎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兎兎不可復得而身為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轉）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女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古今事勢）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如此推究更明爽）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

文字不貴迂談須以近人情切事實爲主此文近之

李斯阿二世多稱引此語

此等話頭皆切事情

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臿以爲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故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

譬妙

孫月峰曰波瀾辭采

孫月峰曰連五非字有態

兩段事前欲嚴刑後欲氣力

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膢臘而相遺以水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饟饟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客也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土橐非下也權重也故聖人議多少論薄厚爲之政故罰薄不爲慈誅嚴不爲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古者大王處豐鎬之間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

轉

在氣力

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荆文王恐其害巳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世異則事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戰鐵銛距者及乎敵鎧甲不堅者傷乎體是干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土

孫月峰曰縱是尚法意中分三節

地也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爲界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荊之欲不得行於二國矣

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駻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則民視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爲之不舉樂聞死刑之報君爲流涕此所

舉先王也夫以君臣爲如父子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君雖厚愛奚遽不亂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未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爲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爲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爲治亦明矣且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仲尼天下聖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

喻最切

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而爲仁義者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國境內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勢誠易以服人故仲尼反爲臣而哀公顧爲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而務行仁義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數也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爲改鄉人譙之弗爲動師長教之弗爲變夫以父母之

戰國先秦多此喻

樓季跛牂布帛尋常等語李斯狀相引訣二世喻中喻皆畏法之喻

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主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掇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則手不掇百鎰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

廉貞賢能皆民之私行耕戰則公利也

之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今則不然以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被辱隨仇者貞也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勝也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功而尊則謂之賢賢

說當世

俠

以前説儒此處又添出俠來

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説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禍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生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羣俠以私劒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工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爲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

二段皆喻不可以私行害公法

蒼頡制字說起更妙乃無中生有

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爲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今以爲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爲匹夫計者莫如修行義而習文學行義修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

民之私行國之公利並用則相反也

並舉儒俠想戰國遊俠之風尤盛太史公亟稱之

則爲明師爲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劒之屬舉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游學者日衆是世之所以亂也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所謂

微妙之言

不欺之士

以布衣况人主

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爲衆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論則其於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若夫賢良貞信之行者必將貴不欺之士貴不欺之士者亦無不欺之術也布衣相與交無富厚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厚重賞嚴

條論士風識切時事如隔垣而洞五藏

誅得操其柄以修明術之所燭雖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於不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内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衆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羣官無姦詐矣今人主之於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其用於行也美其聲而不責其功焉是以天下之衆其談言者務爲辯而不周於用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於亂行身者競於爲高而不合於功故智士退

複句

百口號呼有[illegible][illegible]出救之意後世數陳安能如此動人

愈激切

處巖穴歸祿不受而兵不免於弱兵不免於弱政不免於亂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譽上之所禮亂國之術也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言耕者衆執耒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必禁無用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爲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戰之事也危而民爲之者曰可得以貴也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

戰國遊士之情

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爲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衆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爲師無私劒之捍以斬首爲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爲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此之謂王資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釁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今則不然士民縱恣於內言談者爲勢於外外內稱惡以待強敵不亦殆乎故羣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

以前說許多言談之士後卒歸于從衡

言衡未見其利

言從未見其利

於從衡之黨則有仇讐之患而借力於國也從者合衆弱以攻一強也而衡者事一強以攻衆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則舉圖而委地效璽而請兵矣獻圖則地削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矣事大爲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則爲強國制

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小爲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是故事強則以外權市官於內救小則以內重求利於外國利未立封土厚祿至矣主上雖卑人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人主之聽說於其臣事未成則爵祿已尊矣事敗而弗誅則游說之士孰不爲用矰繳之說而徼倖其後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說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於公私之利不察當否之言而誅罰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

再説從横之害

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強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也治強不可責於外內政之修

正說

也今不行法術於內而事智於外則不至於治強矣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爲工也故治強易爲謀弱亂難爲計故用於秦者十變而謀希失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於秦者必智用於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故周去秦爲從朞年而舉衛離魏爲衡半歲而亡是周滅於從衛亡於衡也使周衛緩其從衡之計而嚴其境內之治明其

民之遠戰求得者國之賞

法禁必其賞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
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則其傷大萬
乘之國莫敢自頓於堅城之下而使强敵裁其弊也
此必不亡之術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治
國者之過也智困於內而政亂於外則亡不可振也
民之故計皆就安利皆避危窮今爲之攻戰進則死
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棄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
勞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
避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解舍完則遠戰遠戰則安行

罰不必而公法不行也

到此方說五蠹名目

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衆矣夫明主治國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務而外末作今世近習之請行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也矣姦財貨賈得用於市則商人不少矣聚斂倍農而不貴耕戰之士則耿介之士寡而高價之民多矣是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二人主之心其言古者爲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

正說

入說弊

從孔墨說起見得古事不可行虛談不可用

遺社稷之利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近御者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沸靡之財蓄積待時而侔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

顯學

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一篇主意在此數句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

通言古學不足據空言不足信

孫月峰曰隨折轉絕有力

孫月峰曰合上二意轉入今論波瀾固不窮

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梁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眞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眞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眞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叅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

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
誣也愚誣之學襍反之行明主弗受也墨者之葬也
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以爲儉
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
爲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
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
上兼禮之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
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爲廉而禮之宋榮子之
議設不鬬爭取不隨仇不羞囹圄見侮不辱世主以

諺出民間一段立論切事理近人情

爲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襍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儀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襍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襍學繆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今夫與人相善也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善也無饑饉疾疚禍

孫月峰曰四不可得本是平鋪體而中間錯綜頓挫脫去畦徑乃更覺神采溢出

孫月峰曰似不鍊而實鍊

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墮也侈而墮者貧而力
而儉者富今上徵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
儉而與侈墮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
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
易其脛一毛世主必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以
為輕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爵祿
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士而索民
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書策習談論聚徒
役服文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先王

張賓王曰收前四段甚得一力

此言聽與用相反

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者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不可得也立節參明執操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劒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爲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鬬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無私鬬不可得也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且夫人主之聽於學也若是其言宜布之官而用其身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爲是也而弗布於官以爲非也

引事言空談不可用

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澹臺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而行不稱其貌宰予之辭雅而文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而智不充其辯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之新辯濫乎宰予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爲悅其言因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辯而有華下之患趙任馬服之辯而有長平之禍此二者任辯之失也夫視鍛錫而察青黃區冶不能以必劍水擊鵠

應虛談無參驗之喻

厲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臧獲不疑駑良觀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遷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治王之道也磐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百萬不可謂強石非不大數非不衆也而不可謂富強者磐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敵也今商官技藝之士亦不墾而食

李斯嘗稱此以媚二世恩不如威之諭

是地不墾與磐石一貫也儒俠毋軍勞顯而榮者則民不使與象人同事也夫禍知磐石象人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爲不墾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類者也故敵國之君王雖説吾義吾弗入貢而臣關內之矦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是故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故明君務力夫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爲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爲非也恃人之爲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爲

一

喻民不自善必以法驅之

何等懇切

喻仁義性生不可學而能

非一國可使齊爲治也用衆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
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圜之木千世無
輪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
車射禽者何也隱括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括而有
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
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
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
不隨適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令或謂人曰使子必
智而壽則世必以爲狂夫智性也壽命也性命者非

喻又妙

喻仁義必假
脩飾戰國之
學如此

喻世儒虛談
不可用

所學於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爲說人此世之所以謂之爲狂也謂之不能然則是諭也夫諭性也以仁義教人是以智與壽說人也有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嬙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緩其頌故不道仁義

又喻妙

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萬歲千秋萬歲之聲括耳而一日之壽無徵於人此人所以簡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言今之所以爲治而語已治之

此喻民智不及不可與慮始

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者飾辭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舉實事去無用不道仁義者故不聽學者之言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爲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不揊痤則寖益剔首揊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墾草以

上意接下意起喻

引事

厚民産也而以上爲酷修刑重罰以爲禁邪也而以上爲嚴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而以上爲貪境内敎戰陣閱士卒并力疾鬬所以禽虜也而以上爲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夫求聖通之士者爲民智之不足師用昔禹快江濬河而民聚瓦石子産開畝樹桑鄭人謗訾禹利天下子産存鄭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舉士而求賢智爲政而期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爲治也

五蠹篇總評

一篇數十萬言胸中如萬斛泉源滾滾不竭而縱橫變化無中生有愈出愈奇每段一意並不雷同看他譬中有譬喻中有喻天下事勢如指掌作長篇文字如此

汪南溟曰勢若黃河氣如奔馬議論繁而不雜轉折多而無痕作大篇文字固如此

顯學篇總評

曲折往復引事設譬說盡世情字字精神非胸襟開濶國事透徹如此不可下筆

汪南溟曰如黃河奔流勢不可禦而分支分派總歸一途有喻必奇有轉必逸自南華而下殆難湊泊

孫月峰曰議論甚暢筆勢甚縱逸然骨力鮮焉中間分六類亦是水到渠成未是篇法

此篇殊不雅馴莊周所謂謬悠之説無端崖之詞時縱舍而不儻讀者别具隻眼

韓子卷之二十

忠孝

是篇貶駁堯舜湯武賢人烈士下及縱横之言總虛談不可用惟當以務本節用爲先放言無忌是老莊遺孽讀者審之

天下皆以孝悌忠順之道爲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順之道而審行之。是以天下亂。皆以堯舜之道爲是而法之。是以有亂君。有曲父。堯舜湯武。或反君臣之義。亂後世之教者也。堯爲人君而君其臣。舜爲人臣而臣其君。湯武爲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譽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夫所謂明君者。能畜其臣者也。所謂賢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職。以戴其君

此疑是對秦王之書

者也今堯自以爲明而不能以畜舜舜自以爲賢而
不能以戴堯湯武自以爲義而弑其君長此明君且
常與而賢臣且常取也故至今爲人子者有取其父
之家爲人臣者有取其君之國者矣父而讓子君而
讓臣此非所以定位一教之道也臣之所聞曰臣事
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
亂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賢臣而弗易也則人主雖
不肖臣不敢侵也今夫上賢任智無常逆道也而天
下常以爲治是故田氏奪呂氏於齊戴氏奪子氏於

宋此皆賢且智也豈愚且不肖乎是廢常上賢則亂
舍法任智則危故曰上法而不上賢記曰舜見瞽瞍
其容造焉孔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有道者
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臣曰孔子本未知
孝悌忠順之道也然則有道者進不得為臣主退不
得為父子耶父之所以欲有賢子者家貧則富之父
苦則樂之君之所以欲有賢臣者國亂則治之主卑
則尊之今有賢子而不為父則父之處家也苦有賢
臣而不為君則君之處位也危然則父有賢子君有

縱意說去漫無忌憚

賢臣適足以爲害耳豈得利哉焉所謂忠臣不爲其君孝子不非其親今舜以賢取君之國而湯武以義放弒其君此皆以賢而危主者也而天下賢之古之烈士進不臣君退不爲家是進則非其君退則非其親者也且夫進不臣君退不爲家亂世絕嗣之道也是故賢堯舜湯武而是烈士天下之亂術也瞽瞍爲舜父而舜放之象爲舜弟而殺之放父殺弟不可謂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謂義仁義無有不可謂明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信

若詩之言也是舜出則臣其君入則臣其父妾其母妻其主女也故烈士內不爲家亂世絕嗣而外矯於君朽骨爛肉施於土地流於川谷不避蹈水火使天下從而效之是天下徧死而願夭也此皆釋世而不治是也世之所爲烈士者雖衆獨行取異於人爲恬淡之學而理恍惚之言臣以爲恬淡無用之教也恍惚無法之言也言出於無法教出於無用者天下謂之察臣以爲人生必事君養親不可以恬淡必以言論忠信法術不可以恍惚恍惚之言恬淡之學天下

巧詞附會推駁世儒

之惑術也孝子之事父也非競取父之家也忠臣之事君也非競取君之國也夫爲人子而常譽他人之親曰某子之親夜寢早起强力生財以養子孫臣妾是誹謗其親者也爲人臣常譽先王之德厚而願之是誹謗其君者也非其親者知謂之不孝而非其君者天下賢之此所以亂也故人臣毋稱堯舜之賢毋譽湯武之伐毋言烈士之高盡力守法專心於事主者爲忠臣古者黔首悗密蠢愚故可以虛名取也今民儇詷智慧欲自用不聽上上必且勸之以賞然後

正說

此段愈憤悶愈激切

可進又且畏之以罰然後不敢退而世皆曰許由讓天下賞不足以勸盜跖犯刑赴難罰不足以禁臣曰未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爲者許由是也已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爲者堯舜是也毀廉求財犯刑趨利忘身之死者盜跖是也此三者殆物也治國用民之道也不以此三者爲量治也者治常者也道也者道常者也殆物妙言治之害也天下太平之士不可以賞勸也天下太平之士不可以爲刑禁也然爲太上士不設賞爲太下士不設刑則治國用民之道失矣故世

馬句比喻
人主威勢

人多不言國法而言從橫諸矦言從者曰從成必霸而言橫者曰橫成必王山東之言從橫未嘗一日而止也然而功名不成霸王不立者虛言非所以成治也王者獨行謂之王是以三王不務離合而正五霸不待從橫而察治內以裁外而已矣

人主

篇內大臣左右近習當塗總謂權臣也賢士智士能士法術之士總謂法度士也立說自孤憤中來

人主之所以身危國亡者大臣太貴左右太威也所謂貴者無法而擅行操國柄而便私者也所謂威者擅權勢而輕重者也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夫馬之所

並設二喻如操僕斂

正說內提出喻中字眼

以能任重引車致遠道者以筋力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威勢者人主之筋力也今大臣得威左右擅勢是人主失力人主失力而能有國者千無一人虎豹之所以能勝人執百獸者以其爪牙也向使虎豹失其爪牙則人必制之矣今勢重者人主之爪牙也君人而失其爪牙虎豹之類也宋君失其爪牙於子罕簡公失其爪牙於田常而不蚤奪之故身死國亡今無術之主皆明知宋簡之過也而不悟其失不察其事類者也且

二臣不並立去當塗之臣開法術之士進矣

法術之事與當塗之臣不相容也何以明之主有術士則大臣不得制斷近習不敢賣重大臣左右權勢息則人主之道明矣今則不然其當塗之臣得勢擅事以環其私左右近習朋黨比周以制疏遠則法術之士奚時得進用人主奚時得論裁故有術不必用而勢不兩立法術之士焉得無危故君人者非能退大臣之議而背左右之訟獨合乎道言也則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亾之危而進說乎此世之所以不治也明王者推功而爵祿稱能而官事所舉者必有賢所

進功能以散私黨

通篇乃孤憤中詞意

部勒整飭

用者必有能賢能之士進則私門之請止矣夫有功者受重祿有能者處大官則私劒之士安得無離於私勇而疾距敵游宦之士焉得無撓於私門而務於清潔矣此所以聚賢能之士而散私門之屬也今近習者不必智人主之於人也或有所知而聽之入因與近習論其言聽近習而不計其智是與愚論智也其當途者不必賢人主之於人或有所賢而禮之入因與當途者論其行聽其言而不用賢是與不肖論賢也故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

之士奚時得用而人主之明塞矣昔關龍逢說桀而傷其四肢王子比干諫紂而剖其心子胥忠直夫差而誅於屬鏤此三子者為人臣非不忠而說非不當也然不免於死亡之患者主不察賢智之言而蔽於愚不肖之患也今人主非肯用法術之士聽愚不肖之臣則賢智之士孰敢當三子之危而進其智能者乎此世之所以亂也

孫月峰曰瑣語體精於八

飭令 通篇綜核之語極誕極怪別是一局面戰國偽書多類此

飭令則法不遷法平則吏無姦法已定矣不以善言

經劣於揚搉

此後三篇體裁各異腹中蓋有奇辭也意側趣說不欲人人知之者讀者亦不可以時目觀之

售法任功則民少言任善則民多言行法曲斷以五里斷者王以九里斷者強宿治者削以刑治以賞戰厚祿以用術國無姦民則都無姦市物多末衆農弛姦勝則國必削民有餘食使以粟出爵必以其力則震不怠三寸之管毋當不可滿也授官爵出利祿不以功是無當也國以功授官與爵此謂以成智謀以威勇戰其國無敵此謂以治去治以言去言以功與爵者也故國多力而天下莫之能侵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喪百

國好力此謂以難攻國好言此謂以易攻內無伏怨使明者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言此謂易攻重刑少賞上愛民民死賞多賞輕刑上不愛民民不死賞利出一空者其國無敵利出二空者其兵半用利出十空者民不守重刑明民大制使人則上利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此謂以刑去刑罪重而刑輕刑輕則事生此謂以刑致刑其國必削

心度

擯古法號於心度意詭文亦詭

此篇言嚴刑主言刑民非以傷民乃刑期無刑之意

一篇便見主意

聖人之治民度於本不從其欲期於利民而已故其與之刑非所以惡民愛之本也刑勝而民靜賞繁而姦生故治民者刑勝治之首也賞繁亂之本也夫民之性喜亂而不親其法故明主之治國也明賞則民勸功嚴刑則民親法勸功則公事不犯親法則姦無所萌故治民者禁姦於未萌而用兵者服戰於民心禁先其本者治兵戰其心者勝聖人之治民也先治者強先戰者勝夫國事務先而一民心專舉公而私不從賞告而姦不生明法而治不煩能用四者強不

能用四者弱夫國之所以強者政也主之所以尊者權也故明君有權有政亂君亦有權有政積而不同其所以立異也故明君操權而上重一政而國治故法者王之本也刑者愛之自也夫民之性惡勞而樂佚佚則荒荒則不治不治則亂而賞刑不行於天下者必塞故欲舉大功而難致力者大功不可幾而舉也欲治其法而難變其故者民亂不可幾而治也故治民無常唯治爲法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故民樸而禁之以名則治維之以刑則從時移而

治不易者亂能治衆而禁不變者削故聖人之治民也法與時移而禁與治變能越力於地者富能起力於敵者強强不塞者王故王道在所開在所塞塞其姦者必王故王術不恃外之不亂也恃其不可亂也恃外不亂而治立者削恃其不可亂而行法者興故賢君之治國也適於不亂之術貴爵則上重故賞功爵任而邪無所關好力者其爵貴爵貴則上尊上尊則必王國不事力而恃私學者其爵賤爵賤則上卑上卑者必削故立國用民之道也能閉外塞私而上

制者制刑賞也[illegible][illegible]別白功罪分明也法重者得人情則輕者失事[illegible][illegible]皆妍之[illegible]其說趣於[illegible][illegible]然文字亦[illegible]論

自恃者王可致也

制分 大得之意則人大笑之

夫凡國博君尊者未嘗非法重而可以至乎令行禁止於天下者也是以君人者分爵祿制刑法必嚴以重之夫國治則民安事亂則邦危法重者得人情禁輕者失事實且夫死力者民之所有者也人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而好惡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祿而惡刑罰上掌好惡以御民力事實不宜失矣然而禁輕事失者刑賞失也其治民不秉法為善

用字奇譎

商君之法如此

也如是則是無法也故治亂之理宜務分刑賞爲急
治國者莫不有法然而有存有亡亡者其制刑賞不
分也治國者其刑賞莫不有分有時以異爲分不可
謂分至於察君之分獨分也是以其民重法而畏禁
願毋抵罪而不敢胥賞故曰不待刑賞而民從事矣
是故夫至治之國善以止姦爲務是何也其法通乎
人情關乎治理也然則去微姦之道柰何其務令之
相規其情者也則使相闚柰何曰蓋里相坐而已禁
尚有連於已者理不得相闚惟恐不得免有姦心者

不令得忘闚者多也如此則愼已而闚彼發姦之密告過者免罪受賞失姦者必誅連刑如此則姦類發矣姦不容細私告任坐使然也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數不任人是以有術之國不用譽而得人之情境內必治任數也亡國使兵公行乎其地而弗能圍禁者任人而無數也自攻者人也攻人者數也故有術之國去言而任法凡畸功之循約者難知過形之於言者難見也是以刑賞惑乎貳所謂循約難知者姦功也臣過之難見者失根也循理不見虛功度情詭乎

姦根則二者安得無兩失也是以虛士立名於內而談者爲略於外故愚怯勇慧相連而以虛道屬俗而容乎世故其法不用而刑罰不加乎僇人如此則刑賞安得不容其二故實有所至而理失其量量之失非法使然也法定而任慧也釋法而任慧者則受事者安得其務務不與事相得則法安得無失而刑安得無煩是以賞罰擾亂邦道差誤刑賞之不分白也

韓子迂評序

夫言期於用言而無用言雖善無當也衆人皆以爲然而吾亦以爲然者六經也衆人皆以爲然而吾獨不以爲然者宋儒也衆人皆不以爲然而吾獨然者韓子之書也韓子之書言術而不止於術也言法而不止於法也纖珠碎錦百物具在誠汰其沙礫而獨存其精英則其於治道豈淺鮮哉顧言何如耳王安石用周禮而成靖康之亂漢文用黄老而致刑措之功視用之何如耳試以天下與

韓子之書何非今日之弊以韓子之言用之於天下何非令日之用或曰刻矣不可用也是又不然子產不云乎夫火烈人望而畏之故鮮死爲人之踏水而不踏火者以火之不可犯也使民視吾法如火之不可犯則天下豈有不治而民不寡過者乎故曰火未嘗殺人非火之不殺人人自不犯也以韓子爲刻而不可用者宋儒之言也夫宋儒之言密如蝟毛刻則刻矣以試於用則如棘刺之母猴故法之刻而不可用者秦也言之刻而不可用

者宋儒也言而無用言雖善無當也今世之學者皆知嗜韓子之文而不得其用及市諸坊則皆魯魚之害羨文錯簡分離乖隔至不可句讀幾於失傳也余念曰得非刑棄灰之報乎最後得何氏本字字而讎之則皆不失其舊則又喜曰先秦之文當不使遂湮也顧無副本庋久之遂湮而無難竊不自量而肆筆於是句爲之讀字爲之品間取何氏註而析衷之以授之梓人而號之曰韓子迂評巖居無事取得意者數篇坐溪谷而高吟之蒼翠

烟霞之際清湍修竹之閒不覺其頽之觧也歲攝
提孟陬之辰門無子書於潛山之木石居

韓非子舊序

奎章閣侍書學士臣犿謹昧死言臣犿所校讎中秘書有韓子五十三篇考之班固藝文志韓子五十五篇今已亡其二篇又史記本傳小司馬索隱註有說林上下篇今止存上篇亡其下篇又第十卷內儲說下六微內亡去似類一章

有反一章參疑一章其廢置章亦有殘缺不全與處士臣謙家藏本無異今因之不敢妄為增定舊有李瓚註鄙陋無取臣犴盡為削去謹與臣謙考覈略加傍註既成儆前漢劉向以殺青書可繕寫按韓子名非七國時韓之諸公子也以書諫韓王安不用退而發憤觀往者

得失之變著書十餘萬言秦王見其書
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
矣韓王乃遣非入秦〻王悅之為李斯
姚賈所害其書言法術之事賤虛名貴
實用破浮淫督耕戰明賞罰營富強臣
犿竊謂人主智略不足而徒以仁厚自
守終歸于削弱耳故孔明手寫申韓書

以進後主孟孝裕亦徃〻以為言盖欲
其以權略濟仁恕耳今天下所急者法
度〻之廢所少者韓子之臣伏唯萬幾之
暇取其書少留意焉則聰明益而治功
起天下幸甚臣犿不勝惓惓昧死上至
元三年秋七月庚午奎章閣侍書學士
臣犿謹昧死頓首進上

